

楔子

二〇〇八年二月

在一所私立中學的高中部，開學的第二天，傍晚下課後紀晴恩和好友沈舒予及顏思涵三個人陪同一位身體不適的女同學走到校門口，等女同學的家人開車來把人接走，她們才回到教室。

此時班上的同學幾乎都走光了，已經是高三下學期了，有不少同學都在補習，有的同學甚至從高一就去上補習班。

「我第一次見到小予時，馬上就被她給迷住了，就是人家說的一見鍾情，我真希望時間過得快一點，我可能不會等到大學畢業，也許在我滿二十歲時就會先跟小予結婚，因為我實在太愛她了。」

紀晴恩等三個人，本來要從後門走進教室，不過沈舒予在聽到教室內男友蕭環立的深情告白後，伸手拉住了晴恩和思涵的手，示意她們等一下再進去。

蕭環立正跟兩個好哥們汪澤煒和周孟丞坐在一塊兒聊天，雖然沈舒予不知道他們剛剛在聊什麼，不過聽到交往兩年多的男友說想要和自己結婚，她內心歡喜不已，她也很喜歡他，希望每天都能跟他在一起。

「環立，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你有多迷戀舒予，你用不著每天都來一次愛的告白，有夠肉麻的！」周孟丞忍不住吐槽，「不過班上的三朵花裡，除了舒予之外，我覺得另外兩朵花也很可愛，要不是我爹媽嚴格規定我上了大學才能談戀愛，我老早就告白了，那樣我們班又多了一對班對。」

紀晴恩、沈舒予及顏思涵不只感情好，長相也是班上女生的前三名，男同學們私下都稱她們是「三朵花」。

蕭環立一臉很感興趣的問道：「孟丞，讓我猜猜你喜歡的人是誰？是思涵吧！澤煒，你覺得孟丞喜歡的人會是誰？」

他的小予寶貝是大眼美女，而且個性溫柔又貼心，思涵則是標準的鵝蛋臉美女，加上皮膚白，說起話來總是輕聲細語的，他覺得班上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喜歡像思涵這種會讓男人產生保護慾的女生，至於晴恩嘛，則是和思涵完全不同的類型，她也長得不錯，再加上以前是籃球校隊的，膚色是很健康的小麥色，個性大剌剌的，很直率，不拘小節。

汪澤煒本來拿著英文單字小卡默背著，被蕭環立這麼一問，他停下了動作，很不以為然的回道：「我猜不會是紀晴恩，她除了會打籃球外，還會做什麼？而且動作比男生還要粗魯，完全沒有女孩子該有的溫柔，不管誰跟她在一起，感覺都很倒楣。」

聞言，站在教室外頭的三個女生瞬間變了臉色，尤其是沈舒予，原本她也只是想再多聽聽男友還會再說什麼動人的情話，卻沒想到會聽到這種批評，讓她對晴恩感到很抱歉。

就怕澤煒會說出更多傷人的話，沈舒予馬上走進教室，不高興地道：「澤煒，我覺得你這樣說晴恩真的太過分了，你應該要向晴恩道歉。」

紀晴恩和顏思涵也跟著走了進去。

蕭璟立和周孟丞都有些尷尬，大家都是好朋友，他們也沒想到澤煒會把話說得這麼重，還這麼剛好被本人聽到了。

汪澤煒抿著唇，目光凜凜的看向紀晴恩，沒有再說什麼。

當事人紀晴恩倒是開口了，「舒予，沒關係啦，我不在意，也不需要澤煒向我道歉，我跟他不對盤也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反正我只要再忍耐半年就好了。」

汪澤煒不是今天才對她毒舌的，他打從高一就看她不順眼了，又或者說，他其實很討厭她吧！

新生剛入學時，身高一百七十一公分的她，是班上最高的女生，而當時身高只有一百六十出頭的汪澤煒，則是班上最矮的男生，那時班導師也不知道在想什麼，居然點名他當班長，而她當副班長，天龍地虎的搭配讓班上同學常拿他們開玩笑，甚至有同學起鬨要他們兩個人乾脆在一起好了。

有一次，她又聽到幾個同學開玩笑說她和汪澤煒兩人接吻時，女生要低頭，男生則要踮起腳尖，她覺得這個玩笑一點也不好笑，而且得阻止這種無聊的謠言，她便跟那幾位同學說她絕對不會喜歡身高比她矮的男生，要大家以後別再把她跟汪澤煒湊在一起。

怎料她說完話，一轉身，就看見汪澤煒站在她身後，他看起來很生氣，她猜他應該誤會了，以為她在罵他矮，瞧不起他，但她只是不想大家繼續拿他們兩人開玩笑而已，總之，就這樣結下梁子了。

這幾年汪澤煒的身高抽高了不少，聽說好像有一百七十八公分，也不算矮個兒了，但他依然看她不順眼，她也懶得跟他計較，畢竟他們之間有共同要好的朋友，她不想讓好友們為難，幸好就快畢業了，畢業以後她就可以不用再見到他，不需要再被他毒舌了。

雖然紀晴恩說了不在意汪澤煒說的這番話，但無形中，這成了她日後愛情的緊箍咒。

第1章

二〇一八年一月

「汪律師，葉小姐剛剛已經離開了，她希望你回事務所後，有空打個電話給她，還說她會一直等你。」

汪澤煒俊臉一沉，很冷淡的回道：「小高，我已經要到地下停車場了，停好車就上樓，等我回辦公室後再說。」

「是。」

下午三點多，汪澤煒在路口停紅燈，助理高君廷打電話向他報告這事。

二十七歲的葉欣柔是資產近百億的建設公司的千金，也是國內頗有名氣的名媛，兩個月前決定和結婚一年的丈夫離婚，透過朋友的介紹，他找上他幫忙打離婚官司。

他成為律師後，第一個承辦的案子就是離婚訴訟，這些年他陸續處理過不少離婚官司，可說是駕輕就熟，哪怕對方開口要求十億天價的贍養費才肯答應離婚，他也有辦法讓贍養費降到最低，甚至讓對方一毛錢也拿不到。

但近一個月來，葉欣柔幾乎把律師事務所當成她家廚房般想來就來，不是提著點心要來跟他喝下午茶，不然就是中午叫來披薩，請事務所的律師和員工吃，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溫智元還半開玩笑說他大走桃花運，而且還是朵住在金山的桃花。

老實說，他不太懂葉欣柔是怎麼想的，離婚官司還在打，她就已經迫不及待尋找下一個目標了？但似乎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她會決定離婚，也是因為她丈夫找人跟拍，發現她和小王去汽車旅館開房間，面對丈夫的質問，她也懶得解釋，直接提出離婚。

身為一個專業律師，他只負責替客戶打贏官司，至於客戶的私生活如何，那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只要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就行了，但有一點，他可沒有興趣被別人當成尋歡的目標。

還有，他不感興趣的女人，他是絕對不會多看一眼的。

葉欣柔的作為已經造成他很大的困擾，他正在考慮要不要把她的離婚官司轉給其他律師接手，若她不滿意，大可更換律師或律師事務所。

雖然他擅長打離婚官司，但他可沒打算把婚姻當兒戲，甚至以後還替自己提離婚訴訟，結婚這檔事，一次就夠了。

此時，有輛計程車從對面車道轉彎過來，停在辦公大樓前方，他看見紀晴恩和兩個年輕男女從計程車下來，那兩個人他也認識，是她部門的下屬王彥志和丁辰琳，他們三個人開心的擊掌，很明顯是發生了什麼好事。

紀晴恩身上不是平日常穿的襯衫和牛仔褲，而是很正式的深藍色褲裝，想也知道她肯定穿不慣短裙套裝，不過深藍色很襯她的小麥色肌膚，還有，女人不一定要露腿，只要身材夠好，就算是長褲套裝，依然可以顯得高挑迷人。

他記得高中和大學時的她，都是綁著馬尾打籃球，成為社會新鮮人後也都還綁著馬尾，直到三年前她被擢升當主任後，才剪去留了多年的長髮，留著一頭看起來很有個性也很俏麗的短髮，讓本就秀氣的臉蛋更顯得精緻。

不知道丁辰琳跟紀晴恩說了什麼，只見她笑呵呵的，陽光下，她高挑的身姿帥氣性感，笑靨燦爛迷人，他不由得有些著迷。

只是，她現在還有時間跟下屬們在這裡玩鬧？不是說正在跟另一個部門的主管爭取總監一職嗎？對方搞不好早已經磨刀霍霍了，而她卻還這麼輕鬆自在、笑得這麼開心，這個女人，神經還真不是普通的大條。

不過，她從以前就是這個樣子了。

叭！後面的車按了聲喇叭，提醒汪澤煌號誌燈已經是綠燈了，他連忙回過神來，將車子往前開約一百公尺，進入旁邊辦公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身為丰采廣告企劃二部主任的紀晴恩提著公事包，和外號「小志」的王彥志及丁辰琳一起走進辦公大樓，三人臉上的喜悅之情怎麼都藏不住。

他們剛剛拿到知名集團大洲食品三年的廣告合約，能不開懷大笑嗎？更重要的一點，這個廣告案原本是他們的死對頭企劃一部負責的，不過兩年前這個合作案被其他廣告公司搶走了，因此羅總監把奪回合作案的重要任務交給企劃二部。

這次他們不只完美的達成任務，更是狠狠踩了企劃一部一腳，真是大快人心啊！正所謂冤家路窄，企劃二部的三個人從大門口進入，企劃一部的幾個人剛好從電梯出來，兩方人馬就在大廳的中央遇到了。

企劃一部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他們的頭兒李曉蘋主任，人稱「Apple 姊」，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像個貴婦，妝容美麗，比明星更像個明星，個人特色鮮明，據說直到現在，公司從來沒有人看過她素顏的模樣。

Apple 姊看著紀晴恩以及她身後的兩個人，細眉一挑，很不以為然的說道：「看你們幾個笑得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樣，怎麼，拿到大洲食品的合約了？」

今年二十五歲，入行兩年的小志馬上跳出來回道：「沒錯，對 Apple 姊來說，我們的確是小人，因為我們年紀小嘛，還有，我們不只拿到合約，而且還是三年的廣告合約，怎麼樣，妳老人家是不是很羨慕，然後嫉妒得快抓狂了呢？呵呵。」丁辰琳很給力的繼續補刀，「小志，以前老師不是要我們敬老尊賢嗎？我們要好好的敬老，還有 Apple 姊，妳可千萬不要生氣，聽說女人一生氣，臉上皺紋會長得更快更多，說不定還要花錢去整容，所以您老人家千萬別生氣啊！」

Apple 姊先是哼了聲，然後笑了。「小人得志只是一時的，絕對做不了什麼大事業，我屈指一算，笑到最後的贏家，一定是我們企劃一部。」

「是嗎？這麼巧，我不久前去找一位神婆算過，神婆很明確的說了，總監的位置是屬於我們紀主任的。」丁辰琳也笑了。

「真是笑死人了，都什麼年代了，還神婆咧，算命的如果真的那麼厲害，還得要靠幫人算命賺錢嗎？自己批個富貴命不就得了。」Apple 姊立即嘲諷回去。

「神婆的話不能信，那麼 Apple 姊剛剛的屈指一算，難道也是騙人的嗎？Apple 姊，說謊是不好的唷。」丁辰琳嗆道。

Apple 姊的臉頰抽搐了下。「嘴皮子得沒有用，有沒有真功夫才是重點。」

小志說道：「有啊，我們有真功夫啊，這份三年的合約就是認證書了，聽說這個合作案以前是在企劃一部手上被其他廣告公司給搶走的，現在我們又搶回來了，這麼看來，我們企劃二部的真功夫應該在企劃一部之上，Apple 姊，妳說呢？」

「我還是那句話，小人得志只是一時的，哼，我們走！」Apple 姊說完後，隨即扭腰擺臀往前走，後面兩個下屬跟著離開。

紀晴恩對於小志跟辰琳和 Apple 姊之間的鬥嘴，只覺得幼稚又好笑，不過她不會在 Apple 姊她們幾個人面前對小志他們多說什麼，直到 Apple 姊她們走出去後，她才開口，「小志、辰琳，你們幹麼每次都要跟 Apple 姊鬥嘴？」

「主任，哪是我們要跟她鬥嘴，是她先來找碴的，我們拿到合約很開心，她不恭喜我們就算了，還說我們是小人得志，能不氣嗎？」丁辰琳覺得 Apple 姊才真的

是小人呢！

她比小志大一歲，不過因為身材嬌小，看起來像大學生。

「主任，辰琳說的沒錯，每次都是 Apple 姊先來挑釁的。」小志附和道。

「我們跟企劃一部應該是良性競爭，而不是要拉仇恨。」

「是企劃一部先拉仇恨的，之前業務部才在跟我討論知名小火鍋連鎖店想要做網路行銷，打算製作一系列廣告在網路平臺播放，沒想到過了幾天，企劃一部就說他們和小火鍋店簽約了，真是氣死人了，他們怎麼可以搶自家人的案子！」小志沒好氣地道，他為了這件事氣了好幾天。

「嚴格說起來，企劃一部也不算搶，業務部那邊的資訊是公開的，是你自己動作太慢了，讓他們搶得先機。」紀晴恩說的是事實。

「可是明知道我們企劃二部已經著手在做廣告企劃案了，他們就不該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就偷偷跑去簽約，根本就是明目張膽搶我們的案子。」小志其實對那個案子很感興趣，誰知半途被攔截了。

紀晴恩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好像自從羅總監去年年底離開公司，企劃一部和二部的爭鬥就漸漸浮到檯面上來了。

丰采是一間本土的廣告公司，成立三十多年，不過十年前易主，由餐飲集團的老闆王源買下，後來交由他的夫人經營，王夫人把當年還在就讀大學的姪子薛紹明找來幫忙管理。

薛紹明從大學時期就在丰采兼差做事，退伍後回到丰采接任總監一職，四年前王夫人提拔他擔任總經理，把丰采全權交給他管理，希望能改善公司的虧損，而他是紀晴恩大學籃球校隊的學長，大她兩屆，就讀廣告系的她在畢業前接到他的電話，因此一畢業就到丰采廣告上班了。

薛紹明成為總經理後，馬上重金從知名美商廣告公司挖角羅可莉擔任總監，不只丰采的知名度大大提升，連帶公司的營業額也提高了不少。

年近四十的羅可莉在業界名氣很響亮，本身才華洋溢，這些年丰采在她的改造和帶領下，可說是煥然一新，業績穩定成長，也是她提議將企劃部一分為二，她認為老派雖然有他們的實力，但也該給年輕人打拚的機會，因此三年前企劃二部成立了。

不過羅可莉在去年底提出辭呈，她將隨美籍丈夫一起回美國，大家儘管捨不得，但還是祝福她，至於總監一職，目前暫時由薛紹明兼任，他提出一個公開又公平的競爭，半年後，企劃部哪個部門表現出色，就由那個部門的主任接任總監一職。儘管紀晴恩覺得未來如果是 Apple 姊當總監，她依舊會在自己的職位上繼續努力，但企劃二部的職員們可不這麼想，他們不想要被 Apple 姊那種老妖怪管，再說了，當年羅總監就是因為看好他們家紀主任的表現，才特地成立企劃二部的，他們家紀主任的實力可是經過認證的。

況且這三年來，企劃二部的業績明顯高過企劃一部，今天拿到手的食品集團三年合約，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因此，關於總監一職，他們家主任可說是勝券在握了，至於老妖怪 Apple 姊，就

只能繼續窩在她的老巢裡，也許搞不好連企劃一部的人也希望是由紀主任擔任總監，至少上班的氣氛會比較和樂，不用每天都繃緊神經。

的確，相較於 Apple 姊是個要求嚴格的主管，鐵血管理，紀晴恩親民多了，她覺得夥伴們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偶爾小打小鬧的，只要不要太過分，倒也無傷大雅。

不過，紀晴恩再次叮嚀，鬥嘴歸鬥嘴，但得有底線，不能傷了兩個部門的和氣，畢竟大家都是丰采廣告的一分子，要是真的較勁過頭鬧僵了，可是會影響上班的情緒和工作效率，那就失去了原本想透過兩個部門的總體表現而推舉出總監人選的美意了。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快點回辦公室，她除了得向薛總報告和大洲食品簽約合作的事宜外，她還有很多工作等著處理呢！

三個人一起往電梯方向走，再次說起拿到合約的事，也再度回復了好心情，討論著待會兒上樓後，企劃二部的人大概會開心得大叫，這陣子大家為了這個案子可都是卯足了全力。

紀晴恩和小志及丁辰琳在電梯前等候，電梯從地下樓層來到一樓，門一開，當紀晴恩看到站在電梯裡面的男人，原本的好心情瞬間煙消雲散。

如果說 Apple 姊是她工作上的勁敵，那麼眼前這個叫汪澤煒的男人，大概就是她人生上的死敵了，偏偏還陰魂不散，想揮走都沒辦法，那種無力感總是讓她大嘆這回真的是冤家路窄。

三年前，丰采廣告搬到這棟辦公大樓的九樓，而她也成為企劃二部的主任，她的人生可說是非常美好，誰知一年後，對門的辦公室換租，新鄰居是理方律師事務所，而汪澤煒則是其中一名律師。

知道的當下，她猶如被人狠敲了一下，頓時頭昏腦脹，她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去要求汪澤煒換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何況聽說他是事務所的股東之一，而她也不想放棄耕耘多年的工作，最後只好咬牙跟這傢伙成為工作上的對門鄰居。

那時她想，反正她的工作很忙碌，見到對方的機會應該不多，搞不好一年有可能才見幾次面，但她的想法太天真了，光說這個星期就好，她幾乎天天都見到這傢伙。

不過小志跟丁辰琳完全不知道自家主任糾結的心情，他們一見到汪澤煒律師，便快步進了電梯裡，開心的和他打招呼。

「汪律師，這麼巧遇到你，今天果然是個好日子，呵呵呵。」小志一副崇拜口吻的說著。

汪律師長得英挺又帥氣，加上職業是律師，給人一種很 Man、很靠得住的感覺，同樣身為男人，他完全被汪律師給迷住了，真是男人中的男人！

「汪律師，你好！」丁辰琳也笑著打招呼，她也是汪律師的粉絲，不過她沒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單純很欣賞成熟型的大帥哥而已。

紀晴恩看到兩人的反應，忍不住想，他們跟汪澤煒有這麼熟嗎？雖然她很想找個藉口讓他們先上樓，但應該會很奇怪吧……她在心裡暗嘆了口氣後，仍舊硬著頭

皮走進電梯。

汪澤煒見連打聲招呼也沒有，進入電梯後就側身對著他的紀晴恩，深深看了她一眼後，對著小志說道：「你們看起來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沒錯，汪律師，我們的確很開心，因為我們剛剛和大洲食品簽下了三年的廣告合約，這下子將企劃一部甩得老遠，我們主任當定總監了，呵呵。」

小志兩年前到丰采廣告上班，不久理方律師事務所成為對門鄰居，事務所的兩個老闆律師，其中溫律師和羅總監本來就認識，而汪律師居然是他家主任的高中同學，有了這層關係，成為鄰居後的一個月，他們公司和事務所還辦了一次聚餐呢，從此大家就變得很熟識了。

「就算沒有這次的廣告合約，總監的位置也一定是我們主任的，因為 Apple 姊只是比較資深罷了，工作能力和我們主任根本就沒得比。」丁辰琳也笑著說道。

正當紀晴恩想叫小志跟辰琳別多話，幹麼把公司的事跟不相關的人說，但汪澤煒比她早一步開口——

「以我對你們紀主任的了解，她不適合當總監。」

汪澤煒的嗓音低沉略帶磁性，讓人聽了會著迷，加上外表出色，因此不只在律師界挺有名氣，在這棟辦公大樓裡他男神律師的名氣更是響亮。

小志跟丁辰琳瞬間愣住了，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紀晴恩看著汪澤煒，想生氣但又覺得沒啥好生氣的，他又不是今天才對她毒舌，不過，她適不適合當總監，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吧！

「汪大律師，我不知道你了解我什麼，雖然我們是高中同學，但我跟你其實沒有那麼熟，好嗎？」紀晴恩覺得自己的脾氣還算不錯，很少生氣，但汪澤煒就是有辦法讓她很惱火，尤其像他這樣當面批評人，任誰都會感到不高興。

「紀晴恩，妳再說一次，我跟你一點也不熟嗎？」汪澤煒繃著臉質問，看得出來他很不高興。

紀晴恩微微挑了下眉頭，被毒舌的人可是她耶，他有什麼好生氣的？想來他從高中就是這個樣子，總是莫名其妙的對她生氣。

噹！電梯抵達九樓。

算了，就當她怕了他，行了吧！看到電梯門打開，紀晴恩沒有理會汪澤煒，大步走了出去。

「紀晴恩，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紀晴恩回頭，發現汪澤煒居然跟在她身後，拜託，到底有完沒完！

她正想快步走進辦公室，但他的動作比她更快，一把抓住了她沒有提公事包的左手，她想甩開他的手，不料卻被抓得更緊，他甚至將她往後推靠在牆上，而他也跟著上前，兩人之間的距離不到十公分。

汪澤煒莫名的糾纏，讓紀晴恩真的生氣了。「汪澤煒，你到底想要怎樣？」

「回答我，我跟妳真的不熟嗎？」汪澤煒的一對黑眸直盯著她。

以往，不管他如何欺負她，她就是閃躲，而他通常就是讓她閃過了，但今天，他大概是心情不太好吧，偏偏看到她方才笑得那麼燦爛。

汪澤煒的身高近一百八十公分，而身高一七一的紀晴恩，今天穿了有點跟的高跟鞋，兩人站在一起，她只略矮了一點，他們幾乎可說是平視了。

紀晴恩逼自己不要閃躲他灼熱的目光，好像每次被他這雙如猛獸般銳利的眼神一盯住，她就會像現在這樣心跳加快，總覺得他似乎想要看穿她的心思，她是真的感到害怕。

丁辰琳跟小志從電梯走出來，看到的就是汪澤煒律師壁咚他們家主任，兩人的身高相當，壁咚的畫面看起來曖昧迷人，要是他們的表情不要帶著怒氣，再含情脈脈一點的話，一切就更完美了。

此時，從丰采辦公室傳來帶著怒氣的喊叫聲——

「陳冠宏，我不想再見到你，請你馬上離開！」

這聲音一聽就知道是企劃二部的曾苡瑄，至於陳冠宏則是她的前男友。

二十六歲的曾苡瑄，三年前來應徵剛當上主任的紀晴恩的助理，紀晴恩覺得她表現不錯，讓她從助理轉為企劃二部的組員，另外，她長得很漂亮，是丰采廣告之花。

直覺有狀況，紀晴恩馬上推開汪澤煒，迅速走進辦公室，丁辰琳和小志也趕緊跟上，就看到陳冠宏抓住曾苡瑄的手，求她回到他身邊。

「陳冠宏，你快點放開苡瑄！」紀晴恩上前，馬上將陳冠宏的手拉開，將曾苡瑄護到身後，警告道：「陳冠宏，你馬上離開我們公司，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要我打電話報警吧？」

陳冠宏是知名的職棒球星，第一年加入中華職棒就拿到新人王，成績優異，不過已經三十二歲的他，這一、兩年因為舊傷影響表現不佳，被下放到二軍，他和曾苡瑄雖然曾是情侶，但很多年前就分手了，不過只要過得不順遂，他就會來糾纏曾苡瑄。

陳冠宏見到紀晴恩，也很生氣。「紀晴恩，我希望跟苡瑄復合，希望她回到我身邊，到底和妳有什麼關係？妳為什麼一直要阻止我們？要不是妳，我們早就復合了！」

「我會阻止，那是因為你配不上苡瑄。」紀晴恩很直接的說出原因，不要以為他是職棒球星，大家就得捧著他，她不吃追星那一套。「你不離開嗎？那好，我直接打電話報警。」

就在紀晴恩轉身走到旁邊的辦公桌，要拿起電話報警時，陳冠宏掄起拳頭衝向她。

「晴恩姊，小心！」

「紀主任，危險！」

辦公室裡頓時響起多人驚嚇的尖叫聲，還有一記夾帶怒火的低吼聲——

「住手！」

汪澤煒本來要走進自家的律師事務所，但想了想又不放心，才剛走到丰采門口，便見到陳冠宏作勢要打紀晴恩，他馬上將手中的公事包用力的往對方身上砸過去，大步衝上前。

陳冠宏看到有東西丟過來，他大手一揮，將汪澤煒的公事包打到地上，見汪澤煒

一副怒氣沖沖的走過來，他心裡也很火大，再加上他以自身高大勇猛的體格自豪，對付這種坐在辦公室的傢伙，他自認為可以打得對方求饒，因此馬上又掄起右拳要揍向汪澤輝。

只是陳冠宏幾乎用盡全力的拳頭卻被汪澤輝用一手就擋了下來，他詫異不已，隨即又來個左勾拳，這次又被汪澤輝用右手臂擋住。

不過汪澤輝不再只是抵擋，開始回擊，他動作很快的上前拉住了陳冠宏的右手，在陳冠宏還來不及反應時，下一秒，他已經被過肩摔，整個人重重的摔躺在地上。看到陳冠宏掙扎著想起身，汪澤輝馬上蹲下，扣住了他的右手，將他翻身，面部朝下，陳冠宏的右手臂被反扣住，完全動彈不得。

丰采的辦公室內，在一旁觀看的二十多名職員，每個人瞬間從驚嚇的尖叫聲轉變成驚喜的歡呼聲，沒辦法，汪律師一連串壓制住陳冠宏的動作實在太帥了。

頓時汪澤輝又多了許多粉絲，迷妹們對他也更加著迷了。

紀晴恩也看呆了，雖然她曾經聽舒予說過，汪澤輝好像高一開學不久就開始學武術，璟立甚至說他功夫好到可以去當武打明星，但她不曾見識過。

現在她可以確認了，璟立沒有說謊，汪澤輝的功夫真的不錯，感覺他剛剛好像很輕易就將人高大的陳冠宏給過肩摔，還將人壓制在地上，而且聽陳冠宏不停慘叫著手快斷了，就知道男人的力道有多大了。

「紀晴恩，發什麼呆，馬上報警。」汪澤輝喊道。

看到紀晴恩拿起話筒，陳冠宏馬上痛哭失聲的大喊，「拜託，不要報警，我求求你們，千萬不要報警！一旦報警，我的球員生涯也完蛋了……」

「剛剛就叫你離開了，是你自己不聽的。」紀晴恩不滿地道。

曾苡瑄走到陳冠宏面前。「汪律師，不好意思，可以請你先放開他嗎？我想跟他好好把話說清楚。」

汪澤輝並不想放開這傢伙，就怕他又攻擊紀晴恩。

曾苡瑄只好轉頭用眼神向晴恩姊求情。

紀晴恩只好開口了，「汪律師，先把人放開好了，如果他敢再動手，這次就真的報警，再打電話通知他所屬的球團。」

聞言，汪澤輝這才放開陳冠宏。

陳冠宏掙扎了一下爬起身，蹲跪在曾苡瑄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完全沒有了剛剛兇狠的模樣。

「苡瑄，我就知道妳還愛著我，我也一樣還愛著妳，妳回到我身邊好不好？我真的很需要妳，我求求妳……」

現場有許多人見狀都對陳冠宏深表同情，但曾苡瑄的表情始終淡淡的，她不會再被眼前這個人的演技給騙了。

「冠宏，我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你知道我手上握有什麼東西，如果你再來找我，我就只好通知媒體了。」曾苡瑄一臉哀莫大於心死。

陳冠宏不放棄。「苡瑄，為什麼妳不肯回到我身邊？是因為紀晴恩嗎？她的樣子一看就知道是個女同志，一定是她哄騙妳不要回到我身邊，妳千萬不要被這種噃

心的女同志給騙了！」

紀晴恩氣炸了。「陳冠宏，你不要胡說八道！」

接著她下意識看向汪澤煌，他雙手環抱在胸前，一臉好整以暇的看著她，唇邊還帶著淺淺譏笑，這傢伙不會以為她真的是女同志吧？

其實現代人的觀念都挺開放的，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只要兩個人彼此相愛，真心待對方好，那就是好戀情，她之所以會生氣，是陳冠宏根本就在扭曲事實。

「我才沒有胡說八道！苡瑄，我跟妳說，紀晴恩就是個女同志，因為她愛妳，才會一直拚命阻止妳回到我身邊……」

「夠了！你不要侮辱晴恩姊！」曾苡瑄大聲喊道，「我原本是打算好好跟你談的，但現在看來沒有那個必要了，在你親手殺掉了我們的孩子後，我這輩子就永遠不可能再跟你復合了！」

苡瑄的話，讓眾人幾乎同時倒抽了口氣，陳冠宏殺掉他們兩人的孩子，真的假的？

「我說了我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的。」陳冠宏為自己辯駁。

曾苡瑄想起她那個來不及出世的孩子，頓時紅了眼眶。

紀晴恩看見後，為她感到心疼，苡瑄曾經把她自己經歷過的傷痛告訴她，她才會為了保護苡瑄，不准陳冠宏再來找苡瑄。

「苡瑄，好了，別再說了，妳不需要再跟陳冠宏這種人多說什麼。」

曾苡瑄苦笑搖頭。「晴恩姊，謝謝妳過去對我的保護，但今天，我想勇敢的把事情說出來，不然大家肯定會誤會妳。」

「誤會就誤會，我不在意。」

「我知道妳一直都很帥氣灑脫，我很羨慕，今天，就讓我學一次妳的帥氣，好嗎？」

曾苡瑄看得出來有不少同事用異樣眼光看待她和晴恩姊，她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苡瑄，什麼都不要說了，我愛妳，只要妳回到我身邊，讓我們一起把那個孩子再生回來，一切都會變好的。」陳冠宏依然一副很深情的模樣。

曾苡瑄沒有理會他，逕自說起自己的故事，「我在大四畢業前夕發現自己懷孕了，那時我跟陳冠宏剛好交往一年，我很高興的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他卻要我拿掉孩子，我不肯，他只好答應先去登記結婚，但暫時不要公開，為了孩子，我答應了，但就在我們約好要去登記結婚的前幾天，我們發生爭執，他用力將我推倒在地上，我因此失去了孩子……」她實在太難過了，頓了一下，深呼吸了一口氣。紀晴恩走上前，握住了苡瑄的手，丁辰琳也走過去，伸手搭在她肩上，給她勇氣。

「我躺在醫院裡醒來，這個男人身為孩子的爸爸，居然表情冷漠的說孩子已經沒了，注定這個孩子不該出生，登記結婚的事以後再說，我那時才明白，原來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跟我結婚，他不愛那個孩子，又或者說，他從來都沒有真正愛過我。」

「苡瑄，我愛妳，我真的很愛妳，不然這些年我怎麼會一直來找妳，求妳回到我身邊呢？」陳冠宏為自己喊冤。

「這些年你為什麼一直常來找我，我想你自己心裡很清楚，並不是因為你愛我，而是你一過得不如意，馬上就認為是那個來不及出生的孩子在作祟，還聽別人說

把孩子再生回來就好了，你不知道吧，有次你姊姊來當說客，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說了，我那時才真正的看清你，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你一個男人，我也不會再跟你在一起。」

曾苡瑄說完後，辦公室一片罵聲，什麼「人渣」、「廢物」的字眼都有，甚至還有人說「賤人就是矯情」，他們剛剛差點就被陳冠宏的眼淚鼻涕給騙了。

而曾苡瑄把壓抑在內心多年的事全說出來後，頓時感到輕鬆多了，因為她一直很怕被別人知道這件事，甚至不想再談戀愛，害怕再遇到第二個陳冠宏，但現在她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她想要為那個孩子好好生活，也不再抗拒戀愛，也許有天她會再把孩子給生回來，但孩子的父親絕對不可能會是陳冠宏。

曾苡瑄也再次警告陳冠宏，下次他再來糾纏，她就會將當時她在警局做的家暴備案投訴各大媒體還有球團，就算已經過了半年的時效，可能無法對他提告，但至少他會受到輿論的懲罰，到時候，他不只球員生涯可能提早結束，甚至連當棒球教練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以前她不是沒想過要提告，甚至想把他的惡行訴諸媒體，可是這麼一來，她的身分也一定會被肉搜，她自己就算了，但是一想到在南部老家的父母爺爺奶奶還有其他家人，都會受到影響，她爸媽直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她曾經歷過的遭遇，他們要是知道了，一定會很傷心。

或許陳冠宏也曉得這一點，才會有恃無恐的常來糾纏她，但她決定不再隱忍了，在場的同事是最好的見證人，下次他再出現，除了馬上把他轟出去，還要報警和通知各大媒體。

陳冠宏見完全沒有挽回的餘地，他也不再演戲了，離去前，他憤怒的對曾苡瑄說道：「認識妳是我這輩子最倒楣的事。」

「苡瑄認識你，才是倒了八輩子的楣！」

大家齊口炮轟陳冠宏，逼得他怒氣沖沖的離開。

事情總算告一段落，紀晴恩一回頭，發現汪澤煒不知道何時離開了，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看見薛總，她一問之下才知道薛總稍早趕去醫院了，因為他太太要生了，薛總是新手爸爸，而且孩子還是雙胞胎，他特別緊張。

薛總在離開公司前告知祕書，公司暫時由紀主任幫忙管理，紀晴恩這才明白為何剛剛在一樓大廳，Apple 姊一看到他們就像吃了炸彈似的，原來如此。

當紀晴恩回到企劃二部，發現大家還在討論汪律師剛剛有多麼厲害，前後不到十秒，就把長得跟熊一樣壯的渣男給壓制在地上，很多人說到這裡，不免捶心肝，怎麼就忘了用手機拍下來呢！

而紀晴恩想起當陳冠宏揮第二拳的時候，汪澤煒是用右手臂去擋，那力道可不小，不知道他有沒有受傷？

還有，她似乎忘了跟他說聲謝謝，如果陳冠宏當時那一拳真的朝她揮下，她輕則流鼻血，重則有可能腦震盪。

最後，紀晴恩從位子上站起來，說她有事出去一下。

第2章

紀晴恩從藥局買了一款以前打球時常用的消炎消腫藥膏，一般來說，運動造成的傷害必須要冰敷或熱敷，偶爾因小擦撞造成的瘀青，一個星期後就會消失，如果擦了消腫藥膏，至少會感到舒服一些。

坐在汪澤煒的辦公室裡，紀晴恩有點不太自在，她還是不習慣跟他獨處，但她是要向他道謝的，還有送上藥膏，她逼自己要忍住。

「記住，若有瘀傷，不要搓揉，只要塗上藥膏就行了。」她很快說完，起身就想離開。

此時汪澤煒正一邊接聽客戶打來的電話，一邊將右手伸直放在辦公桌上。

紀晴恩微愣了下，他想做什麼？不是要她幫他塗藥膏吧？隨即，她看到他拿起藥膏放在她面前，意思再清楚不過了。

這傢伙真的要她幫他塗藥膏！

算了，塗就塗吧，畢竟他是為了她才會受傷，她不想欠他人情。

紀晴恩站到他身旁，替他解開白色襯衫袖子的鈕釦，將袖子往上推，看到被打傷的地方了，不是很明顯，不過有點紅腫，然後她看著男人的手臂，發現肌肉線條分明，看得出來他常常運動，難道他到現在還在練武術？

陳冠宏是個運動員，動作反應比一般人來得靈敏，加上身材壯碩，想要馬上制伏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他卻輕而易舉的就做到了。

此時紀晴恩想到一件事，若他常常練武術的話，那麼這點小瘀青對他來說根本就不痛不癢吧，她居然帶藥膏來給他，還教他要怎麼使用？天哪，她真的很白目又白痴。

不過都帶來了，就替他擦吧，別浪費了。

「妳似乎對我的手臂很感興趣。」

「什麼？」他突然說話，讓紀晴恩愣了下。

「因為妳盯著我的手看了很久，有什麼想說的？」

他想要她說什麼呢？不過他何時講完電話的，她竟然都沒有察覺？

紀晴恩將藥膏放在桌上。「既然你現在不忙了，你自己擦藥就好了。」反正他就算不擦也沒什麼差別。

汪澤煒將藥膏拿起來，再放回她的手上。「我可是為了救妳才會受傷的，妳就這樣對待妳的救命恩人，連幫忙擦個藥也不願意？」

「我知道了，我幫你擦，行了吧！」她忍不住想，連這個時候他都不忘對她毒舌一番，他就那麼討厭她嗎？但若是討厭她的話，剛剛又怎麼會出手救她？

紀晴恩才剛擠出藥膏塗在汪澤煒手臂上，有人敲門，隨即辦公室的門被人打開來。是程可心，她是溫智元的表妹，還是個大四的學生，目前是溫智元辦公室的兼職助理。

程可心見到她，似乎有點驚訝。「澤煒哥，抱歉，我不知道紀小姐在你的辦公室裡，小高人不在外面，不然我等一下再過來好了。」

「可心，沒關係，不用在意她，妳找我有什麼事？」汪澤煒說道。

程可心本來要出去，又被喊住，接著她看了眼站在澤煒哥旁邊的紀晴恩，表情似乎有些猶豫，最後她鼓起勇氣，態度落落大方的說道：「澤煒哥，今天是我的生日，晚上事務所的同事還有我的幾個同學要一起幫我慶生，你會來吧？」

「可心，抱歉，前幾天智元就跟我說過今天是妳的生日，不過那時我已經告訴他我今天晚上有約了，他大概忘了跟妳說了。」汪澤煒看了眼紀晴恩。「今天晚上是我們高中同學的聚會。」

「原來你是要去參加高中同學的聚會。」其實程可心剛剛已從表哥那裡知道晚上澤煒哥不會參加她的慶生會，因此她才專程過來再次邀請。「那麼高中聚會結束之後，你要不要過來呢？我的慶生會還有第二攤，我可以等你。」

「不用等我了，時間很難拿捏，我就不過去了，先跟妳說聲生日快樂。」至於生日禮物，他已經讓小高幫忙準備一份，下班前就會送給她。

「澤煒哥，你真的不來嗎？不管多晚都沒有關係。」

「不了，你們玩得愉快點。」汪澤煒再次婉拒。

程可心難掩失望，她雖然很想再說點什麼，但見到澤煒哥已經轉移視線了，似乎不想再跟她繼續這個話題，她只能落寞的低頭離去。

紀晴恩看著被程可心順帶關上的門板，莫名感到有些難過，她又看了眼汪澤煒，但是沒有多說什麼，默默的繼續幫他擦藥。

「妳想說什麼？」汪澤煒問道。

「擦好了。」紀晴恩將藥膏的蓋子旋緊。

「紀晴恩，妳不用一直癟著嘴，有話妳就說。」

「我只是覺得你剛剛跟程小姐說話的語氣有點冷淡，就算你不能去參加她的慶生會，你的語氣也可以再溫柔一點。」她有點同情程可心。

「怎樣才叫溫柔的語氣？」

「就是……」她也不知道要怎麼形容，但她就是覺得他太冷漠了。

「妳從以前就有這樣的壞習慣，不管事情如何，妳就只是一味同情妳所認為的弱者，那麼，妳覺得我該怎麼做呢？我明明對她沒有任何意思，卻不拒絕她的邀請，甚至對她態度溫和，給她想像的空間和希望，妳覺得這樣半吊子的溫柔會比直接拒絕來得好嗎？要是她發現我真的對她無意，不會更難過嗎？」汪澤煒很早以前就想糾正她這種自以為是的正義感了。

紀晴恩覺得他真的很適合當律師，他在高中時就很會說話，一出口就是大道理，她要是能說得過他，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他從以前就是這樣的個性，很冷靜又理智，那年他們才高一，他就說了自己將來要當律師，他一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因為他本來就很聰明，有時候她都覺得他高高在上，不可侵犯。

她覺得自己很難應付他這樣的人，因此從以前到現在，不管他對自己說了什麼，她都一概不予理會。

想起陳冠宏離去前說認識苡瑄讓他很倒楣的話，她記得高三的時候，汪澤煒也曾說過誰跟她在一起誰倒楣，他是不是也認為認識她是一件很倒楣的事？可既然如

此，他為什麼又要出手保護她？

這個問題她已經問過自己好多遍了，但始終沒有答案，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也許是她想太多了，今天不管是誰，他可能都會這麼做。

「幹麼不說話，我有說錯嗎？」汪澤煒問道。

「你是個大律師，怎麼可能會說錯話。」紀晴恩雖然認為他說的沒錯，半吊子的溫柔有時確實更傷人，但是她還是覺得有更好的拒絕方式。

「妳的表情看起來不是這麼回事，妳還是覺得我很冷漠很無情？」他的視線一直膠著在她臉上。

這個女人從以前就很單純，腦袋也是，心裡想什麼就會不自覺表現在臉上，即使長了年紀，這樣的性格依然沒有改變，所以他才會覺得她不適合當總監。

雖然她有才華，工作也很努力認真，當個小主管是可以的，大職位就不適合了，因為她不夠奸詐狡猾。

紀晴恩心裡咯登了下，莫非這傢伙的眼睛是什麼火眼金睛嗎，總是能看穿她心裡想的事，難怪從以前她就不太想深入跟他打交道。

「算了，不說了，就當我怕了你，行了嗎？」紀晴恩一貫的龜縮。

「妳不是怕我。」

「什麼？」

汪澤煒略帶犀利的黑眸凝視著她。「不管我對妳說了什麼，妳幾乎從不跟我計較，妳會這麼做，不是因為妳怕我。」

紀晴恩瞬間心跳加快，可能因為太緊張了，讓她緊緊握住手裡的藥膏，幾乎要把蓋子給擠彈開來。

他很聰明，一雙眼睛又這麼銳利，是不是看穿她藏在內心深處的心思了？但怎麼可能，她明明就藏得很好，而且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此時汪澤煒的手機又響起，他看了下來電顯示，是不能不接的電話，他只好先接聽，他才剛要開口說話，就見紀晴恩連說聲再見也沒有，轉身走出他的辦公室，正確來說是逃出去。

他請對方等一下，一手捂著手機，對著紀晴恩的身影說道：「晚上的聚會記得來參加，妳不來，我就去妳家找妳。」

回應他的是一記不小的關門聲。

他微微勾起唇，看樣子，她應該會參加。

那個女人到底有什麼好緊張的？因為被他看穿心思？拜託，他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好嗎？不過那個時候她很高，而他很矮，他不想兩人以後接吻的時候她得低下頭來，因此他努力讓自己長高，也要變得強壯強悍。

這幾年，他忙著創業，最近總算能鬆口氣，再說，他身邊的爛桃花實在太多了，是該找個名正言順的對象了。

想起某人剛剛慌張的可愛模樣，汪澤煒忍不住笑了。

紀晴恩，妳也就現在能逃而已，但不管妳怎麼逃，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晚上八點多，在日式料理店的一間包廂裡，汪澤煒、蕭環立、周孟丞還有紀晴恩、沈舒予及顏思涵六個高中好友難得聚在一起，成為社會人士之後，大家就變得很忙，要抽空見面不是很容易，距離上次聚會已經有三、四個月了。

今天聚會的重點是他們六個好友中，即將產生第一對夫妻檔，周孟丞和顏思涵決定要結婚了，婚期定在愚人節的隔天，四月二號，還沒有印製喜帖，不過要先跟好友們分享喜訊。

「恭喜兩位。」

「早生貴子。」

「該不會是雙喜臨門吧？」

「沒有懷孕啦，我們已經說好了，先過兩年的兩人世界，之後再生孩子。」周孟丞臉上盡是喜悅笑容，看得出來他很期待當新郎。

周孟丞和顏思涵從大一開始交往，其實高中那時，他們對彼此都還沒有任何感覺，就是純粹的好朋友，後來之所以會在一起，原因有點好笑。

周孟丞一直很欣賞紀晴恩，想向她表白，但又覺得紀晴恩好像對他沒有那個意思，深怕一告白就失戀的他，找上顏思涵幫忙，而那時顏思涵喜歡的人是汪澤煒，不過她知道汪澤煒只當她是好朋友。

有著共同心情的兩個人，開始計劃要如何向喜歡的人告白，就算告白不成，以後還是好朋友，就這樣，一次次的相處後，周孟丞發現顏思涵其實是個很可愛迷人的女生，他心裡想的人全是她，最後，他告白的對象變成了顏思涵，而顏思涵點頭答應交往，因為她也喜歡周孟丞，覺得他是個很溫柔體貼的男生。

穩定交往一段時間後，他們有了結婚的打算，因此開始工作後，兩人努力存結婚基金，去年六月他們買下婚後要居住的新公寓，目前也裝潢得差不多了，那時他們支出的頭期款跟房子的裝潢費，幾乎花光了兩人的存款，結婚的事就只好往後挪。

此時服務生送來他們加點的綜合壽司和生魚片，汪澤煒看了眼坐在他對面的紀晴恩，拿起筷子夾了兩個海苔壽司放進她的碗裡。

其他五個人，包括紀晴恩本人，都被他這樣的舉動給驚得發愣了。

汪澤煒倒是一臉泰然自若。「妳從剛剛一坐下來就沒吃什麼東西，還喝了不少酒，很容易醉的，來，吃幾個壽司。」

這下子，其他人是真的呆了。

大家認識都十幾年了，何時看過汪澤煒同學體貼的幫人夾過菜？說話的語氣還如此這般的溫柔？太太太……不可思議了！

汪澤煒大爺面對其他人的目光，完全不以為意，逕自夾起一塊生魚片吃，而紀晴恩發現大家臉上帶著詭笑看著她和汪澤煒，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真的喝多了，她忍不住臉紅了。

「我去一下洗手間。」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她只好先尿遁。

「我也去。」沈舒予已經忍不住要追到洗手間好好問個清楚。

顏思涵當然不會錯過，馬上起身跟著一起去。

三個女人一離開包廂，剩下三個男人就隨意多了，周孟丞馬上問道：「看來今天不會只有我跟思涵公布喜訊，某人似乎也有喜事發生了，對吧？怎麼，已經決定跟晴恩公開交往了嗎？」

其實高中的時候，大夥就覺得澤煒跟晴恩之間的關係很微妙，他們看似感情不好，常常鬥嘴，通常是澤煒欺負晴恩比較多，但事後又像沒事似的，實在讓人看不懂。

不過上了大學之後，就漸漸看出端倪了，除了璟立，他們五個人都唸同一所大學，雖然因為興趣不同而選讀不同科系，但常會在校園相遇，也常一起吃東西，他們才發現澤煒對晴恩的控制慾不是普通的強。

那時只要晴恩說要去參加聯誼，澤煒就有辦法讓她去不成，還有，澤煒因為不喜歡他母親和繼父的新家庭，高中畢業後就獨自在外租屋，那時他常以好友身分打電話要晴恩幫他買吃的到他的租屋處。

不知情的人以為兩人在交往，可是他們這些老朋友都知道兩人依舊維持朋友狀態，相處模式就跟高中時沒兩樣，不過澤煒有可能也是太忙了，沒時間談戀愛，因為他除了上課，校外還有兩份兼差。

澤煒過世的生父雖然留了一筆錢給他，但規定他滿二十五歲後才可以領取，而他又不想用繼父的錢，就自己拚命打工，說起來，他大學四年過得滿辛苦的，不過成績還是很好。

當了律師之後，澤煒更忙碌了，拿到了生父的那筆錢，他跟好友一起合夥成立律師事務所，有好幾次的聚會，他都抽不出時間參加。

現在看來，他似乎終於有時間可以談戀愛了，真虧得這些年晴恩沒有被其他人給追走，不過說真的，晴恩應該也很難脫離某人的魔掌。

「公開交往？為什麼？」汪澤煒反問。

周孟丞很吃驚。「我剛剛看到你替晴恩夾菜，還以為你跟晴恩終於要好好談戀愛、要定下來了，難道不是嗎？」

「談不談戀愛根本無所謂，既然知道日後會在一起，直接一起生活或者結婚也行。」汪澤煒既然認定了紀晴恩，形式、過程什麼的對他來說不是很必要。

不只周孟丞，連蕭璟立也訝異不已，連談戀愛也不用，直接就結婚了？

「你的想法是這樣，但晴恩呢？她願意嗎？我覺得女人都喜歡談戀愛的感覺。」其實男人也是，周孟丞這麼想著。

「澤煒，你應該聽過『欲速則不達』這句話，我覺得你應該問一下晴恩的意思，要尊重一下她的想法。」蕭璟立不免同情起晴恩。

「我的確還不知道她的想法，所以你們先不要把事情說出去，等我處理好了會再跟你們說。」汪澤煒看向璟立，話題一轉問道：「璟立，你是最早說要結婚的人，現在孟丞要結婚了，我也有了結婚的打算，你跟舒予呢？」

蕭璟立先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這才說道：「我跟舒予，有可能不會結婚了。」

從洗手間出來後，紀晴恩和沈舒予及顏思涵並沒有馬上回包廂，而是走到不遠處的休閒區坐下。

紀晴恩再次開心的恭喜思涵要結婚了，她其實有點羨慕，因為孟丞看起來就是一個好老公，婚後他們一定會過得很幸福的。

顏思涵有些羞怯的笑道：「本來我以為會先吃到舒予跟璟立的喜酒，但沒想到是我跟孟丞先結婚，當初跟他交往時，我還真沒想過結婚的事，可是交往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都有一種為什麼不從高中就在一起的想法，有點白痴又有點好笑，白白浪費了三年的時間，也因此我們更加喜歡對方了。」

「老實說，那時聽到你們決定要交往，我就覺得你們看起來好配喔！」相由心生，在他們彼此深愛對方後，怎麼看都是一對最佳戀人。

「晴恩，妳還敢說別人，那妳跟澤煒呢？你們到底是何時在一起的？」沈舒予趁機切入了重點。

紀晴恩的表情有點無奈。「我跟汪澤煒，妳們覺得有可能嗎？」

「怎麼不可能，難道妳都沒有發現，從高中到現在，妳的身邊只有澤煒，而澤煒的身邊也只有妳，你們其實一直都在一起的。」沈舒予笑道，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只差他們自己沒有公開而已。

「剛剛看到澤煒幫妳夾壽司，我真的嚇了一跳，原來我們酷酷的班長也有這麼溫柔體貼的一面。」顏思涵跟著笑了，澤煒高中時一直擔任班長。

「妳們別再取笑我了。」紀晴恩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覺得我跟汪澤煒比較像冤家。」

「不是冤家不聚頭，聽說夫妻就是上輩子的冤家，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兒子則是媽媽上輩子的情人。」沈舒予說道。

「算了，別說我的事了。」不是事實，多說無益，至於汪澤煒為什麼突然幫她夾壽司，大概是有病吧！「舒予，妳呢？思涵跟孟丞要結婚了，妳和璟立還有要結婚嗎？」

一提到這個話題，沈舒予立即收起了笑容。「我跟璟立……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我覺得他好像不像以前那麼喜歡我了，不過他媽媽還是一樣很討厭我，這麼多年了，我似乎愈來愈看不到我跟他的未來。」

一提起蕭伯母，紀晴恩跟顏思涵都忍不住在心裡嘆氣。

舒予跟璟立從高中時就是班對，那時璟立還說他二十歲就要跟舒予結婚，誰知大學放榜，他們五個人全考上同一所國立大學，只有璟立表現失常，考上私立大學，那時蕭伯母很生氣的罵都是舒予一直纏著她兒子，害得他連大學都考不好。

其實璟立沒考上國立大學，他們也很驚訝，誰都不想看到這種事發生，畢竟他們約好要一起繼續唸同一所大學。

大二時璟立的父親生病，隔年去世，這使得蕭伯母更不待見舒予了，認為舒予是掃把星，帶衰他們家，好幾次都要兒子跟舒予分手，讓他們兩個人的戀情蒙上了

一層霜，冷到讓人漸漸失去了熱情。

舒予很愛璟立，她很努力的討好蕭伯母，可是都沒有用，蕭伯母就是很討厭她，甚至直接挑明了說，這輩子不會讓她做蕭家的媳婦，她有更好的媳婦人選，是她好姊妹的女兒，也是銀行千金，現在則是蕭璟立的上司。

從十六歲到二十八歲，沈舒予可以說把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都給了蕭璟立，如果這段戀情最終無法開花結果，不只沈舒予本人，其他幾個好友也都會感到很遺憾。

「舒予，妳別想太多了。」紀晴恩安慰道。

「我也希望是我自己多想了。」沈舒予苦笑道。

「舒予，不管發生什麼事，我跟晴恩都會在妳身邊。」顏思涵拍了拍好友的肩頭，其實她也察覺到舒予跟璟立之間怪怪的，他們兩個人晚上幾乎沒有說話。

「謝謝妳們，我愛妳們。」沈舒予感動的抱住兩個好友，有友情的支持真的好溫暖。

「我們也愛妳。」

Crescent